



良心茶遊記

● 良 心

# 駝峰航線最大悲劇(上)

有統計表明，在3年的駝峰空運期間，駝峰航線上幾乎天天都有飛機失事，天天都有飛行員傷亡。3年共有超過600架飛機失事，超過1,500名飛行員和機組人員犧牲或失蹤。但最慘重的一次飛機失事，是1943年10月28日中國航空公司「峨眉號」飛機在野人山地區失事，機上18人全部遇難，其中有一名將軍和9位優秀飛行員。

1943年10月28日傍晚，印度汀江機場，一場不期而至的雷陣雨將停機位上兩架軍綠色的C-47運輸機「大西洋號」與「峨眉號」沖刷得乾乾淨淨。C-47是美國道格拉斯公司研製的雙發螺旋槳軍用運輸機，綽號「空中列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廣泛用於歐洲、太平洋、北非及中國緬甸印度戰區，幾乎參與了盟軍的所有重大空運行動，包括諾曼底登陸空降和駝峰空運。抗日戰爭期間，美國通過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了約80架C-47，主要用於駝峰航線運輸。在香港兩航起義中，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6架C-47飛回北京，成為新中國民航主力。

相比「峨眉號」，「大西洋號」顯然要新得多。這架飛機的正駕駛衣復恩是當時中國空軍頂尖王牌飛行員，將介石的總統專機御用飛行員，「大西洋號」也是將介石不久前才給命名的。1942年12月10日清晨，奉將介石之命到美國接收新飛機的衣復恩，駕駛C-47新飛機由美國邁阿密起飛，橫跨大西洋，飛越非洲大陸，再跨過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最後飛越駝峰航線，抵達中國。全程兩萬多公里，飛行99小時。這是中國人第一次駕機橫渡大西洋，消息傳回國內，舉國轟動。1943年1月29日，將介石在重慶官邸親自為衣復恩設宴接風，衣復恩駕駛飛回的那架C-47被將介石命名為「大西洋號」，衣復恩本人經軍委航委會主任周至柔推薦為將介石專機駕駛員。

「峨眉號」的正駕駛林大綱也是當時中國空軍頂尖王牌飛行員，曾是將介石的首位專機駕駛員，他於1943年9月底開始駕駛「峨眉號」運輸機在駝峰航線執行特殊運輸任務。林大綱是當天從雲南昆明飛來汀江的，他這次飛行機組共4人；副駕駛井守訓是一位資深飛行員，山東聊城市莘縣人，畢業於中央航空學校第六期，曾擔任

中央航校洛陽分校飛行教官、空軍第三路司令部軍官等職，上尉軍銜。飛行報務員薩本道是名人之後，福州人，上尉軍銜。北洋水師著名海軍將領薩鎮冰是他族叔祖，堂兄弟薩本棟是國立廈門大學首任校長，叔叔兄弟薩師俊服役於中國海軍。機務員（也稱機械師）房蔭樞也是中國空軍飛行員，曾負責C-47運輸機的飛行訓練，並作為機械員參與過將介石專機飛行任務。

兩位中國空軍頂尖王牌飛行員在印度汀江機場會合，是為了共同執行一項特別的秘密任務，就是要絕對安全地接運一批在美國培訓歸來的中國空軍精英和國軍將士，其中有被譽為「中國化學兵之父」的李忍濤將軍。因為同時還有一批美國陸軍航空兵第十四航空隊的官兵在汀江機場轉機去中國，人數較多再加上有各式物資器材待運，故而需要兩架C-47運輸機分運。在那個令全世界都難忘的1943年10月28日傍晚，中國空軍兩位頂尖王牌飛行員衣復恩與林大綱在汀江機場的軍官餐廳裏會面了，他們一邊共進晚餐，一邊討論執行特殊任務的飛行細節。

衣復恩雖然比林大綱小3歲，飛行資歷也要淺一些，但他已屢立戰功，深得將介石青睞。衣復恩1916年出生在山東濟南一個傳教士家庭。20歲畢業於杭州笕橋中央航校，成為一名空軍飛行員。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打響，衣復恩和戰友們駕駛9架轟炸機，奉命轟炸上海虹口的日軍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那是一次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空軍的飛機老舊，火力弱，和日軍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但衣復恩他們硬是衝了上去，幾乎全部命中目標。返航時，一顆子彈從衣復恩座機的右下方射入機艙，穿進他右腿的褲管再斜竄而出——他卻毫髮無傷。

1939年11月崑崙關戰役，衣復恩已經升任空軍九大隊副隊長。他率領9架蘇制SB-2轟炸機迎戰日軍。這款蘇制轟炸機性能很差，航速慢，火力弱，是蘇聯淘汰給中國的。而日軍的戰鬥機卻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零式戰機。實力懸殊之下，衣復恩帶著隊員們打起「空中游擊戰」，擊落數架日軍飛機，而已方9架飛機全部安全返航。這一仗打出了中國空軍的骨氣，將介石親自為衣復恩頒發嘉獎令。從此，衣復恩進入了將介



● C-47「空中列車」軍用運輸機 作者供圖

石的視野。

林大綱比衣復恩年長，飛行資歷也比衣復恩更深些，由於長期從事培訓教練，比較低調沉穩。他們雖然彼此沒有什麼交集，但坊間流傳兩人在擔任總統專機駕駛職責上有間接競爭。將介石為建立中央空運部隊成立了飛行訓練班，派他的專機機長林大綱任總教練。本來衣復恩是中央空運隊隊長的不二人選，卻因為一次與林大綱有關的事故而失之交臂。那是1942年8月25日，林大綱駕駛一架「容克斯」型飛機從昆明飛抵重慶九龍坡機場，平穩地降落在機場跑道上。林大綱的落地動作利索，飛機着地後即減速滑跑了近百米。這時，一架銀灰色的DC-2突然在跑道的另一端降落，兩機相迎的後果不堪設想。首先發現情況的林大綱立即將「容克斯」來了個急轉彎，迅速脫離了滑行道，翼尖差點都打地了。對面的DC-2那時已衝到「容克斯」面前，就在兩機相撞的千鈞一髮之際，DC-2怒吼着騰空而起，緊貼着「容克斯」的機背擦了過去。DC-2在機場上空飛了一圈之後，重新降落了。從DC-2飛機上走下來的是將介石，站在「容克斯」旁邊的是蔣經國。九龍坡場站的站長看到是蔣家父子，差點就嚇暈過去了。如果林大綱未及時轉彎，如果DC-2的機長衣復恩沒有重新騰起，那麼中國歷史……軍委航委會為此毫不客氣地給了衣復恩一個「大過」處分。

據事後知情者透露，那晚上林大綱和衣復恩在餐廳裏討論執飛細節時曾有些不同意見。衣復恩認為飛機升空後應該在機場上空盤旋數周，在獲得足夠高度後再切入航線飛入山區。而經驗豐富的林大綱顯然對他的座機性能頗為自信，認為為也可以直接對着山區爬升。兩人對飛行技巧進行一番交流後相約昆明再見，便各自登機待飛出發。衣復恩坐在「大西洋號」駕駛艙裏，一直默默地看着林大綱駕駛的「峨眉號」。但見燃亮航行燈，兩具螺旋槳快速旋轉起來，林大綱推開駕駛艙的玻璃窗，示意地勤去除輪擋。當衣復恩做好了「大西洋號」起飛前的所有準備工作時，「峨眉號」也開始轟鳴着衝入印度的夜空……

● 豆棚閒話

● 青 絲

## 馬年說馬

馬是十二生肖中最常被提到的動物，人們恭賀新春，總會祝對方「龍馬精神」或「馬到成功」。馬的形象，一直代言着強壯、力量、速度、氣勢勇猛、富貴騰達等諸多正面含義，是賀詞中的重要主題——從古神話中周穆王乘駕日行三萬里往謁西王母的八駿，到史書裏漢武帝為了得到汗血寶馬，不惜發動對大宛國的「天馬之戰」，馬在漫長的農業時代，擔負着為古人開拓生活空間的重要使命，故官方話語或民間傳說，都不吝於向牠發出經久不息的禮讚。

我幼時總覺得從演義小說裏看到的馬，有一種來自異域的美感。如《說唐》裏面光是發出嘶鳴聲就能把敵軍戰馬全部嚇癱軟的呼雷豹，還有高麗大將左雄的坐騎、能隱藏尾巴平添戰力的沒尾駒；《三國演義》裏關羽的赤兔馬，以及背負着「妨主兇馬」之名，卻在危急關頭躍過檀溪救了劉備的的盧馬……那時候，馬還是城市中的重要運力，每條街道都有一兩戶人家養馬，用於負重拉車，從事小量運輸的營生，由此衍生了大量與之相關的俚語和習俗。

如養有馬的人家，會分派小孩每天割草餵馬，故本地俚語「割馬草」，又被引申為「打雜」。人們聚在一起喝酒，負責斟酒的人就稱為「割馬草」。還有民間傳說馬屬火，不能躺在潮濕冰冷的地上，不然會腸爛，人們到了晚上會用一根木槓或寬皮帶把馬的上半身懸空，讓馬減負，得到更好的休息。

由於我日常見到的都是體型瘦小的馱馬，與小說文字裏描寫的奇駿名駒，不論外形還是內在力量之間，都呈現出一種戲劇性的尖銳對比。我每次照着連環畫描繪那些疾速奔跑、筋肉飽滿得幾乎要躍出畫框邊界的戰馬，內心中常暗自懷疑，世界上究竟有沒有這些名馬存在？近年短視頻興起，能接觸到更多世界各地的資訊，有一次看到中亞出產的純種名馬，個頭和姿態極為雄駿，我差點驚呼出聲，這不就是《說唐》裏描寫的呼雷豹嗎？原來小說中的馬，確實是有現實原型的。

隨着年齡和見識增長，過去在我眼中覺得很不堪的馱運物品的凡馬，也有了價值上的重釋。有一次在雲南茶馬古道，看到馬幫馱運貨物，山民們提前一天煮好一大鍋新米飯餵馬，既是犒勞，也借此增強馬的力量，然後讓每匹馬馱着巨大的貨物簍子，翻越海拔兩三千米的險峻山道。

看到那些勞任怨的山地馬，我心想，換了別的名種駿馬，肯定吃不了這份苦，無法適應如此陡峭的山路和長年累月的馱運任務。這就像人在不同的社會場景下，也是各有其用，沒有誰的身份高貴，誰又低賤之說，真正決定各自存在價值的，其實是不同的個體在所處環境中鑄就的品格與不懈的努力。所以，沒必要羨慕誰。

## 詩詞度墨香

● 梁君度

## 文化解碼

●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 穿越去唐代觀敦煌春節

如果我們穿越時空回到敦煌的唐代，那時的春節，是一場色彩斑斕、多民族聚居，充滿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春節，唐代敦煌春節不僅有中原地區傳統習俗還有佛教的信仰儀式，融合了絲綢之路沿線不同地域的風俗，讓我們回到歷史的現場，感受公元7世紀到9世紀熱鬧非凡的節日氣息！

那時有驅傩納福的活動和儀式，除夕夜，敦煌城裏鞭炮震響、鑼鼓連天——這是古人驅除「鬼疫」的重要儀式。地方官府會組織驅傩隊伍，扮演者戴着誇張的面具領舞，他們一邊唸着驅傩詞《兒郎偉》，一邊高聲敲鼓，彷彿在向天地人吶喊「四海清平」的美好願望。敦煌文獻裏還保存有類似的驅傩文獻，這些詞語的留存就是那時節慶與祈願文化的活見證。

更有趣的是，在當時中原和敦煌一帶，還有一種與驅傩相關的神祇——鍾馗。據傳說，唐玄宗曾在夢中見到鍾馗驅趕惡鬼，醒來後命令畫家吳道子將鍾馗畫像繪成新年掛畫，讓它成為人們在春節期間守護家宅、驅除惡靈的吉祥象徵。

春節裏當然少不了去佛寺祈福，正月初一到十五，一到歲末年初，敦煌各大寺院便香火鼎盛。人們從敦煌城或徒步，或騎馬，或坐車，來到莫高窟的寺廟，點亮長長的油燈，象徵「點亮新年福氣」，同時為佛陀浴佛祈福。文獻記載，每年的「賽天王」儀式都是磬聲悠揚、樂舞齊鳴的盛大祭祀，僧俗共同參與，為國祈福、為民祈安！

春節的喜慶不僅限於民間，唐代皇室和高級官員也有許多節慶活動。例如在長安（今西安）和洛陽這樣的都城，有時候皇帝還會賜送鍾馗畫像和新年曆表給大臣們，作為祈福、辟邪的官方新年禮物。

在敦煌，人們也會熱熱鬧鬧地「拜新月」、互贈禮物，還會組織「火葬」宴席（類似團圓飯），不分貧富、不論身份，只要是春節，都必須盡全力慶祝。

那時也會有類似的社區活動，鄰里互助的熱鬧景象此起彼伏。

民間「社邑」是節日裏必不可少的互助組織。他們輪流擔任

「社頭」，主持秋座聚餐、祭拜活動和社酒宴會。這就像一個個社區自發組織的小節慶，人們在一起吃喝、唱歌、講故事，氣氛比節假日還要熱鬧。

正月十五的元宵節，是春節慶祝的高潮。敦煌的元宵不僅有萬盞燈火，還有一種獨特的「踏歌節」：人們牽着手通宵歌舞，形成流動的慶典隊伍，這是古人表達歡樂與希望的方式之一。

除了燈節，還保留着具有強烈西北特色的正月二十三（賽馬祭山神）活動：牧馬人和百姓們在開闊的草場上策馬奔騰，用雄壯的聲音和馬蹄聲來祭祀山神、祈求來年的好運與平安。這些都是來自於游牧民族的傳統生活。

在今天的壁畫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踏舞設樂」、「燃燈節」等的場景，有戴華麗腰鼓舞者、身披絲帶舞姿翩跹者，還有樂手們圍着巨型燈塔演奏的生動畫面，這些都可能來自春節或其他節日的真實描繪。

唐代敦煌的春節，是一場融合中原禮俗、佛教儀軌和本地民俗的文化盛宴。從驅傩的面具舞到寺院的焰火祈福，從官府的禮儀宴會到民間的踏歌賽馬，每一個人都在等待着春風和煦的降臨，等待着花開時節，期待着新年裏的美好時光。



● 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燃燈節場景。 作者供圖

## 浮城誌

● 羅大佳

## 壓歲錢和拜拜錢

壓歲錢和拜拜錢並不是一回事。

壓歲錢是除夕夜長輩發給晚輩的紅包，有「壓祟驅邪」的意思，寓意保佑晚輩來年平平安安，健康成長。拜拜錢是春節裏走親訪友時，長輩給前來拜年的晚輩發的紅包，寓意新年的喜慶與祝福，也是一種人情往來。

小時候農村窮，物質也匱乏，壓歲錢幾乎沒有，拜拜錢是有的，但不多。因為有時候尿床，母親認為我不乖，春節走親戚時大多數時間是帶妹妹，幾乎不帶我去，我自然就得不到拜拜錢了。

那時候的壓歲錢和拜拜錢都不多。有的給一角，有的給兩角，五角算多的，很少有長輩能給一元錢。給一角錢的家裏很窮，吃飯都成問題，但新年不給小孩發拜拜錢面子上又過不去，於是只好咬緊牙關，給前來拜年的小孩每人發一角錢；給兩角錢的比較普遍，好事成雙；能發五角錢的是日子比較好過的親戚，一般是大戶人家；而能給小孩發一元錢的，一般是半工半農，家裏有人參加了工作。至於兩元或五元的拜拜錢，那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幾乎不敢想像。發這種拜拜錢的人家有兩個條件：一是有人在外面當了官；二是至親，比如舅

舅給外甥發，姑爺給侄兒發等。至於大伯、叔叔等家族上的長輩，一般不會發這麼多，因為有大娘、孀子管着呢。

凡事都有例外。比如母親有個小堂妹，我們叫她「么姑娘」，家在山裏，童年時就知道她家裏日子困難。有一年春節去她家拜年，回家時以為她能給一角錢就不錯了，不料她卻給了我們每人兩角錢，讓我們驚喜不已。母親還有一個大堂妹，嫁到大山裏，我們叫她「大姑娘」。一年春節，一位表娘相約，帶着她的兒子和妹妹一起去給大姑娘拜年。妹妹大約十四五歲，長得不錯，人也勤快，到了大姑娘家見啥家務活都幹，大姑娘很喜歡她，想給她介紹對象。妹妹覺得大姑娘住在大山裏，條件艱苦，心裏不願意，但又不好不給大姑娘面子，只好說回家徵求一下父母的意見。回家時大姑娘悄悄給了妹妹五元錢的拜拜錢，也許她兜裏只有五元錢吧，於是就沒有給表娘的兒子發拜拜錢了，氣得表娘夠嗆，表示以後不去了。當然，這只是一時氣話，以後還是照常往來，沒有影響兩家的親戚關係。

童年、春節、壓歲錢、拜拜錢，還有那些遠去的時光和親情……

● 丁 宇

詩詞偶拾

雨水的雨

不是夏的狂躁  
也不是冬的寒涼  
是藏在田埂間的溫柔，悄悄漫過枯草  
沾濡了薺菜的嫩芽  
也沾濡了舊年的麥茬  
風裏着雨絲輕輕掃過老屋的簷角  
像祖母的手撫過鬢邊的碎髮

喚醒沉睡的泥土  
蚯蚓悄悄鑽出  
翻曬一冬的寂寥  
竹籬笆上的枯草沾着細碎的雨珠  
恍惚間，又看見母親彎腰摘菜的模樣  
漫過矮矮的土牆  
炊煙混着雨氣  
也帶着遠方的鄉愁輕輕落下  
落在掌心涼絲絲的  
像故鄉的月光  
像未說出口的牽掛  
也打濕了流年